



诺贝尔文学奖大师经典悦读



少年版·启迪卷

Jean
Christophe

约翰·克利斯朵夫

金波◎主编

[法] 罗曼·罗兰◎著 叶紫莹◎改写

诺贝尔文学奖获奖作品 | 一部气势磅礴的英雄史诗 | 它让世人呼吸到英雄的气息 |
苦难只是生命的序曲，光明终将战胜黑暗。

北方联合出版传媒(集团)股份有限公司
辽宁少年儿童出版社

诺贝尔文学奖大师经典悦读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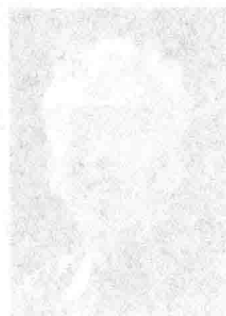
少年版 · 启迪卷

Jean-
Christophe

约翰·克利斯朵夫

金波◎主编

[法] 罗曼·罗兰◎著 叶紫莹◎改写



北方联合出版传媒(集团)股份有限公司

辽宁少年儿童出版社

沈阳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约翰·克利斯朵夫 / (法) 罗曼·罗兰著; 叶紫莹
改写. —沈阳: 辽宁少年儿童出版社, 2017.1

(诺贝尔文学奖大师经典悦读: 少年版 / 金波主编.
启迪卷)

ISBN 978-7-5315-6901-5

I. ①约… II. ①罗… ②叶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
法国—近代 IV. ①I565.44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(2016) 第203217号

约翰·克利斯朵夫 Yuehan Kelisiduofu

出 版 人: 张国际

责任校对: 孙雪华

总 策 划: 张荣梅

责任印制: 吕国刚

责任编辑: 唐 棠

绘 图: 一超惊人

特约编辑: 李亚利

封面设计: 木马视觉

出版发行: 北方联合出版传媒 (集团) 股份有限公司

辽宁少年儿童出版社

地 址: 沈阳市和平区十一纬路25号 邮编110003

发行部电话: 024-23284265 23284261

总编室电话: 024-23284269

网 址: <http://www.lnse.com> E-mail: lnsecbs@163.com

幅面尺寸: 150mm × 215mm

印 张: 5.5

字数: 100千字

承 印 厂: 北京嘉业印刷厂

出版时间: 2017年1月第1版

印刷时间: 2017年1月第1次印刷

标准书号: ISBN 978-7-5315-6901-5

定 价: 19.80元

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

目录

001

1 | 黎明

022

2 | 清晨

037

3 | 少年

048

4 | 反抗

067

5 | 市场

083

6 | 安多纳德

095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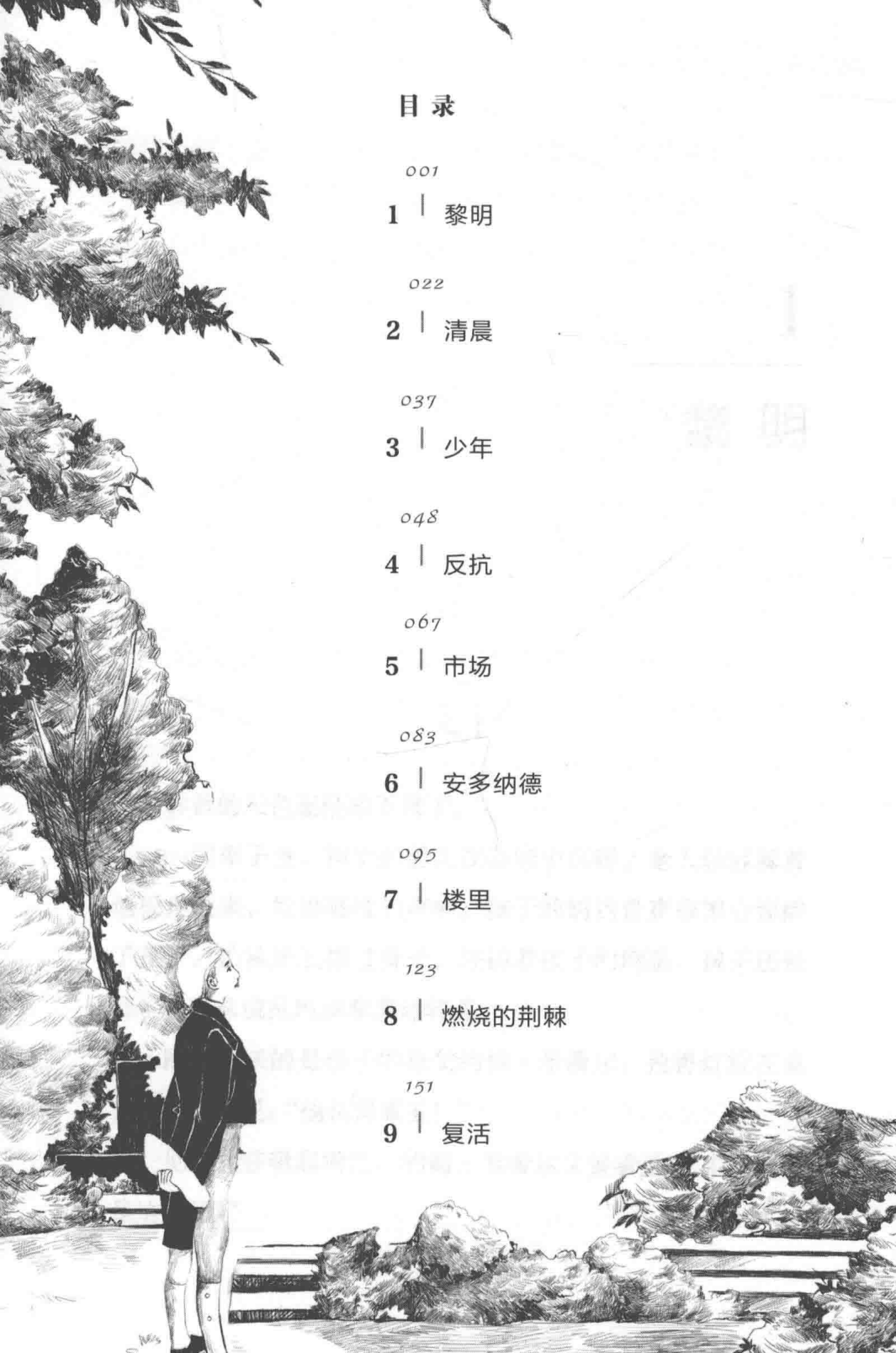
7 | 楼里

123

8 | 燃烧的荆棘

151

9 | 复活



黎明



昏黄的天色逐渐暗下来了。

一间屋子里，初生的婴儿在摇篮中沉睡，老人轻轻踩着地板走进来，发出咯吱的声响。孩子的妈妈鲁意莎担心惊醒了孩子，忙从床上探过身子，轻拍着孩子的胸脯。孩子还是醒了，眼珠慌乱地滴溜溜地转着。

刚走进来的是孩子的祖父约翰·米希尔，他将灯放在桌上，叨咕着说：“他长得真丑！”

见鲁意莎噤起嘴巴，约翰·米希尔又笑着说：“小娃娃都是这样的。”



鲁意莎默不作声地将孩子搂进怀里，看着孩子用力地吸着奶水，她喃喃地说：“小乖乖，妈妈疼你。”

约翰·米希尔坐在壁炉边的椅子上，语气很严肃：“做个正人君子才是最美好的。”突然，他想起了什么，问道，“你丈夫怎么还不回来？”

鲁意莎怯生生地回答：“他还在剧院。”

“剧院早就关门了！”

“那大概还在学生家里上课吧。”

米希尔生气地踢了一脚壁炉：“他一定又去……唉，我犯了什么罪，生下这样的酒鬼！你怎么不把他留在家里？”

“我已经尽力了。”鲁意莎埋着头哭泣，肩膀轻轻颤抖着，“您不知道我自己在家有多害怕。”

米希尔忙走上前，将被单披在鲁意莎的肩膀上：“别怕，有我在呢。”他又坐回壁炉前，唠唠叨叨地说了半天，鲁意莎低头听着，没有再开口。

没人料到鲁意莎竟会和曼希沃·克拉夫脱结婚。鲁意莎是个厨娘，克拉夫脱家族则在莱茵河流域的小城中极有声望。曼希沃在宫廷剧场当提琴师，他的爸爸米希尔以前在大公爵的乐队担任指挥。照米希尔的话说：克拉夫脱家族一百多年就没娶过不懂音乐的媳妇。

谁也搞不懂曼希沃是怎么想的，连他自己都觉得奇怪。但世界上总有些人做事永远出人意料，甚至出乎自己的意料。



曼希沃就是这样的人。或许除了头脑、心灵与感官之外，还有神秘的力量主宰着我们的命运。

他们认识的那一天，曼希沃在河边碰到了鲁意莎。他俩坐在芦苇丛中，在鲁意莎怯生生的眼眸中，曼希沃遭遇到了那股神秘的力量。糊里糊涂中，他与鲁意莎订了婚约。

结婚后不久，曼希沃就后悔了。他发现周围的朋友们、有钱的女学生们，在自己面前变得傲慢。为此他很沮丧，又无法对妻子说出口。不知从何时开始，他不爱回家，常常在酒馆里喝得醉醺醺的。

鲁意莎觉得是自己让丈夫处在尴尬的境地，所以不敢频繁地劝丈夫回家。渐渐地，曼希沃越发不思进取了，本来就天资平庸的他日复一日地走下坡路，再也回不到原来提琴师的位置。

米希尔想着这些，深深地叹了一口气。他对自己的儿子感到无能为力。

米希尔和鲁意莎各自想着心事，不知不觉天色完全黑了下来。鲁意莎劝米希尔早点儿回家，老人家却担心鲁意莎独自在家害怕。

“不会有事的，我会照顾好自己，照顾好孩子。”鲁意莎说。

禁不住鲁意莎再三劝，米希尔还是拎着小灯更快地离去。

米希尔走后不久，躺在床上的孩子骚动起来。还是小小的一团的他，并不知道痛苦是什么，并不知道痛苦是无边无



际的。孩子又哭起来，鲁意莎用温热的手掌抚摸着他的身体，那种弥漫在身上的痛苦才减轻了一些。但孩子还在断断续续地哭泣，仿佛幼小的他，对未来痛苦的命运有了预感。

远处传来圣马丁寺的钟声，那钟声飘荡在潮湿的空气中，就像踩在苔藓上的脚步声，轻轻地走近。这声音像乳汁一般亲切，驱散了所有的痛苦，婴儿很快沉沉地睡去。

鲁意莎心里期盼着丈夫能早些回来，但她一次次失望了。

在这等待中，窗外的大雨渐渐停了下来，远处的钟声更加的缓慢，直到飘散在耳边。终于，她躺在婴儿身旁，沉沉地睡去了。

其实米希尔并没有离开。他站在屋子前面，等待酗酒的儿子归来。圣马丁寺的钟声使他悲伤不已，羞愧的泪水顺着他的脸颊淌下来……

日子周而复始地流淌。转眼间，几个月过去了，祖父米希尔给孩子取了名字，叫约翰·克利斯朵夫。

圣马丁寺的钟声依旧，躺在小床上的克利斯朵夫每次听到这钟声，仿佛看见音波在空气中荡漾。无牵无挂的鸟儿从窗外的一角飞过，明朗的天空在微笑，阳光轻轻地穿过窗幔。克利斯朵夫睁着眼睛，看着眼前小天地里的一切——无论是飞过的苍蝇，还是脚步轻盈的猫，静止不动的壁炉、桌子，它们都一样有价值，一律平等地生活在那里。

这些生命初期的日子，在克利斯朵夫的脑海里留下模糊





的印象，宛如微风轻拂，云影掩映的麦田。

当克利斯朵夫长大了一些，刚刚会走路的时候，祖父会带着他一起去教堂。

有一回，他和祖父一起去教堂的路上，忽然间，一阵如瀑布般的声音传来，让他震惊不已——那是管风琴的声音。像某种神秘的力量灌入了身体，他忽然安静下来。他并不知道那是什么声音，只是觉得听起来很舒服！他的心悬在半空，像鸟一样，时而飞向东，时而又飞向西，自由而快乐！

克利斯朵夫很早就表现出过人的想象力、强烈的好奇心和音乐方面的天赋。在家里的时候，他当草毯是船，地砖是海洋，他幻想走出草毯就像离开船一样，会被淹死的。可妈妈鲁意莎毫不在意地在眼前的地砖上走过，克利斯朵夫诧异她拉住妈妈的衣角：“干吗不从桥上走呢？”

妈妈有很多事情要忙，没有空理睬克利斯朵夫的幻想，匆忙地走开了。

才一会儿的工夫，克利斯朵夫就忘掉了船和大海的幻想。小小的他躺在地上，哼着自己编的小调。有时候，他盯着自己的指甲，或者盯着地砖的纹路，可以盯着看许久。

在幼小的克利斯朵夫心里，这个世界上奇怪的东西太多了。当他走在田野间时，会幻想自己是大魔术师，会挥着手臂，命令云彩：“向右边去！”但云彩们偏偏要往左边飘。他跺着脚，用棍子威胁它们，它们终于肯听话地向右边飘，他



开心极了。

黄昏时分，祖父去散步总带着他。老人喜欢讲故事，讲古罗马将军雷古卢斯的故事，讲想刺死拿破仑的施塔普斯的故事，还讲拿破仑征服欧洲的故事。祖父最喜欢讲的是拿破仑的故事，因为那个故事里，有他的参与。“我差点儿和拿破仑交锋，当时我们在战场上，只相距四十多里，可是我所在的军队突然慌乱地逃跑，我也被簇拥着离开了战场。”祖父讲完这一段，就不讲了。

克利斯朵夫还想听下去，可是祖父却开始用些难懂的词咒骂拿破仑。

散完步回家的路上，他们有时能遇见赶马车的乡下人。祖父和赶马车的人聊起天来，然后把克利斯朵夫抱上车。克利斯朵夫坐在车夫与祖父之间，他总是好奇地瞧着马耳朵，那双耳朵一会儿向左，一会儿向右，一会儿朝前，一会儿朝后，逗得克利斯朵夫大笑：“祖父，你快看，马耳朵多可爱！”

可是祖父不耐烦地推开他，说：“克利斯朵夫，别闹。”

克利斯朵夫暗想，原来人们长大以后就对什么都不好奇了。于是，他收起好奇心，装作大人的样子，对什么都漠不关心。

祖父和车夫谈论着什么，忽然声音大了起来，似乎是在争执。克利斯朵夫担心他们会打起来。他不知道的是，祖父和车夫谈得相当尽兴——以大人的方式。



到了目的地，车夫把克利斯朵夫抱下车，挥鞭离去。祖孙俩慢慢往家里走去。

当他们走近家门时，听到了熟悉的蟋蟀声，看到了妈妈微笑的脸庞，克利斯朵夫的心里充满了甜蜜的宁静。

直到长大以后，克利斯朵夫才明白那种甜蜜——家是抵御一切危险、给人庇护的地方，没有敌人能踏进家门。

吃过晚饭后，临睡前，妈妈总是会轻轻握着克利斯朵夫的手，还依着他的要求，哼唱一首歌词没什么意义的小调。

其实，在爸爸曼希沃看来，妈妈哼唱的那些曲子都是胡闹的音乐，但是克利斯朵夫却百听不厌，他只觉温情荡漾，听着听着就会用胳膊使劲儿搂着妈妈的脖子，那是最甜美的幸福。

那时候，克利斯朵夫还不知道该如何用语言形容他对妈妈的爱，对生活的爱！这个小生命有满满的元气，他天生是幸福的，并愿意拿出所有的热情去追求幸福！

可是，人生很快会令他屈服。



2

克利斯朵夫的祖父米希尔年少时脾气暴躁，喜欢打架。有一回闹出乱子，逃到了这座莱茵河畔的小城波恩。四十岁后，米希尔娶了王宫乐队指挥的女儿克拉拉为妻，后来继承



了岳父的差事。他们和睦地生活了十五年，克拉拉先后生下了四个孩子，之后不幸地去世了。

米希尔承受着丧妻之痛，大哭了几场，后来娶了第二位妻子奥蒂丽。奥蒂丽和米希尔一起生活了八年，之后也去世了。那之后，年迈的米希尔再也没有组建新的家庭。

米希尔是个感情丰富的人，也很容易冲动，还拥有运动员一般的体格，在莱茵河地区非常有名。演出遇到不满意的时候，他甚至在音乐会上摔指挥棍，骂乐师。有一次，他大发脾气之后，整个乐队都罢工了，他骄傲地提交了辞呈，没想到竟然没有人挽留他，他就这样灰溜溜地离开了乐队。

米希尔是个闲不住的人，也不能没有音乐。离开乐队后，他偶尔会给学校上课，或者到处找人闲聊。米希尔甚至尝试创作乐曲，创作完成后却发现自以为独创的乐曲，其实是某些音乐家的作品断片。然而这并不会打击到米希尔对音乐的热爱，他心中藏着许多美丽的种子，只是无法发芽长大。

所以米希尔把希望寄托在儿子曼希沃身上。曼希沃从小就有音乐天赋，糟糕的是他没有思想，甚至不愿意拥有思想。他只知道卖弄声音，却不知声音所表现的情感。

结婚后的曼希沃沉迷于酒精，若不是米希尔的声望，曼希沃甚至连提琴师的职位都保不住。虽然家庭收入在慢慢减少，曼希沃却继续纵情享乐。

曼希沃的妻子鲁意莎不放过任何挣钱的机会，她经常出



去做厨娘，给别人帮工。

大概五岁那年，克利斯朵夫第一次去妈妈工作的地方。一进厨房，他就被一群吵闹的仆人包围，他慌张地扑向妈妈，躲起来后才偷偷地打量屋里的人。妈妈有一种大事在身的神经，这种神经是克利斯朵夫从来没见过的。但当女主人走进来时，妈妈的神经就变成了谦恭，她瞬间变得恭敬的样子让克利斯朵夫愣住了。女主人拉住克利斯朵夫的手，说要带他去和她的孩子们一起玩。他并不想去，可看到妈妈巴结女主人的神情，只好默默跟在女主人的身后。

女主人带着克利斯朵夫来到了一个园子里，园子里有两个年纪相仿的孩子，一个男孩，一个女孩。他们都沉着脸，似乎在生气。女主人把克利斯朵夫带到园子里就离开了。

男孩和女孩见到克利斯朵夫，将他从头到脚地打量一番。

小姑娘噘着嘴对她的兄弟说：“他是个穷小子。”

克利斯朵夫结结巴巴地说：“我爸是曼希沃，妈妈是厨娘鲁意莎！”他以为这么一说，肯定会驳倒他们瞧不起人的偏见。哪知他们不屑地问他：“你将来是想当马夫还是想当厨子？”克利斯朵夫只觉有一块坚硬的冰尖刺透了他的心。

小姑娘让克利斯朵夫做跳栏的游戏。克利斯朵夫跳的时候绊倒了，裤子的膝盖部分撕破了，还差点儿砸破脑袋。看着他狼狈的样子，两个孩子高兴地跳着舞。克利斯朵夫又羞又恼，这是他生平第一次发现别人的丑恶！他觉得心里很难



过，所有的情绪化为一股怒火，他低着头冲向两个孩子，推了女孩一下，并一拳将男孩打倒在花坛中。

女主人听到吵闹声，跑出来狂叫，又喊来鲁意莎。鲁意莎上来就给克利斯朵夫几个巴掌，又要他给两个孩子下跪道歉。他不肯，狠命挣脱妈妈的手跑回家了。一路上他的泪水像决堤的洪水。

这是克利斯朵夫初次尝到人间的的天不公。

此时，他们家的经济情况已经非常艰难了，可是爸爸曼希沃却从不在意。每当坐在餐桌前，他都大口地吃菜，一点儿都没有发现妻子和孩子连饭都吃不饱。

克利斯朵夫憎恨爸爸，幼小的他觉得，爸爸不仅不管他们，还要跟他们抢那一点儿粮食。

一天晚上，爸爸又醉醺醺地回来，胡乱耍着酒疯。克利斯朵夫被吓坏了，他踉跄着逃到卧室的尽头，扑到床上，把脸埋到被子里。

天黑以后，鲁意莎疲倦地走进家门，手里拎着一篮子衣服。她刚进家门就看到家里一片混乱，听到醉酒的丈夫骂骂咧咧的声音，儿子惊恐的哭声……鲁意莎眼中冒着怒火，大声地对曼希沃嚷：“该死的酒鬼！”

鲁意莎骂完曼希沃，走到小床前，柔声安慰着克利斯朵夫。克利斯朵夫还是在不停地发抖，哭了好久才安静下来。母子俩坐在一起，共同祈祷上帝，希望爸爸早日改掉酗酒的



恶习。

克利斯朵夫就在这样的环境中渐渐长大了，他有着结实强壮的身体，但是他像祖父一样，很爱打架。虽然他看上去非常勇敢，其实他也有胆小的一面。他害怕黑暗，总是觉得会有神秘的东西藏在暗处，他还害怕妖魔鬼怪，害怕正对着楼梯的门，总觉得门背后躲藏着奇怪的东西或人。

有一回，与克利斯朵夫约好了一起玩耍的孩子弗理兹没有出现。到了晚上，克利斯朵夫躺在床上听到邻居太太来访，曼希沃扯着粗嗓门喊：“克利斯朵夫，你听到没有？你的伙伴弗理兹死了！他得了奇怪的病。”

克利斯朵夫惊恐地睁大了眼睛，在黑暗中挣扎了一下，小声地说：“知道了，爸爸。”

曼希沃无法理解儿子语气中的冷漠：“难道你不觉得难过吗？”

克利斯朵夫无法告诉父母他很害怕，尤其是听大人们说导致弗理兹死亡的那种病会传染时，他感到更加恐惧。他想起他最后一次和弗理兹见面时，和他握了手。

整整一夜，克利斯朵夫都在恐惧地想：我要死了！我要死了！

从此，这个可怕的念头令克利斯朵夫备受煎熬——他总是害怕自己也会忽然死去。

幸好有音乐！



就在克利斯朵夫第一次接触死亡，第一次被死亡的恐惧吓到时，祖父米希尔带回来一架旧钢琴。克利斯朵夫总在钢琴边转悠，只要家人一转过身，他就按下一个琴键。如果妈妈出门，家里只剩他自己，他便揭开琴盖，爬在一张椅子上，用心地按着琴键。独自在音乐的森林里徘徊，他觉得琴键的声音美妙极了！

有一天，爸爸撞到克利斯朵夫正在按琴键，竟难得地亲热地问：“要不要我教你弹琴？”

克利斯朵夫高兴地嘟囔着：“当然愿意！”于是，父子俩便一起坐在钢琴前，认真地弹奏。那是爸爸少有的温柔，他耐心地教克利斯朵夫，克利斯朵夫喜滋滋地暗想：爸爸是不是很喜欢我呢？

这天之后，曼希沃经常带克利斯朵夫参加室内音乐会。小小年纪的克利斯朵夫，认真地倾听着每一场演奏，他没有意识到使他兴奋的都是高雅的音乐。幼小的他默默地想：将来我也要演奏这样的音乐。只要有音乐，一切悲痛与耻辱都会消失、走远。

其实曼希沃并非真的变成了慈父，只是当他那天撞到克利斯朵夫弹琴时，心头一亮：这不是神童吗？好好地培养他，万一成功了，将来这孩子可以带他周游德国，过高品质的生活。

抱着这样的想法，曼希沃整天让克利斯朵夫练琴。